生僻字

苏桓稼

一个下午，父亲将一套《辞海》放在我的书桌上，但没有告诉我它的意义所在。窗外是向上的烟囱，遮蔽着很近的天空。我随着浓烟的消失安静下来，视线回到三大本书中：封面的海蓝色仿佛夹着灰尘；纸质斑驳不一；切割的痕迹分明，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错别字。

在那个年代，小县城的读者，大多是盗版书的读者。我和书商在一次次成交中产生了友谊，他们也毫不隐瞒：字一般是错不了的，换个形式而已，你花得少，我赚钱容易，两全其美嘛。

我要痛斥这种行为是长大以后的事了，那时我正蒙昧无知。我摸索着这套盗版《辞海》，找到了阅读的兴趣。它庞大而细腻，零碎而具体，就像楚留香的剑、贝多芬的钢琴、吕布的赤兔马、奥黛丽赫本的盈盈眉眼，在那个偏远、贫瘠、守旧的故乡，贯穿着我的少年时代，给我初恋一般的探险。

我开始迷恋那些生僻的字眼，并命令自己每天抄写十个默背下来。有时黄昏的色彩会突然来到，占据整个教室。我属于窗内的世界，也属于窗外的铃声。它们同时接纳了我。我在心里默默复习着昨天的生僻字，试图把它们组成一个句子写在作文里，那个黄昏便成了我一个人的黄昏。

吵闹不说吵闹，一定要说“聒耳”；舒缓不说舒缓，一定要说“嶂缓”。于是就成了：你说话太聒耳了，请嶂缓一些好不好！

我的语文老师热爱朗诵，每次在他朗诵课文时，我总会想到成片的枣树和槐树；想到长寿的爷爷奶奶在院子里编织竹板凳，竹篾划破过他们的手指；想到小狗躲在阴影里打盹，它瞥见爷爷奶奶出门去，便翻身起来，尾巴摇晃着日光闪闪发亮。

热爱朗诵的语文老师浑然不知，他成了我试验的一部分。当我一次次看着他用红色钢笔涂抹掉那些生僻字，换成了更为妥当的词，一笔一画写在旁边，我的内心极不情愿。

我被母亲评价为“一根筋”是准确的，我像保卫家庭一样保卫着生僻字，虽然它受到了红色钢笔的侵犯。它们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现了，我便重新构思，将它们安置在天马行空的诗句里，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桌子》：

桌子被裂痕挟持。眼前的桌子
在梦游里迎着光，将要逝去的光
这些尘垢秕糠，魑魅魍魉
变成东倒西歪的糖果、纸屑、潮湿的火柴
让我成为一个饕餮之徒
忽然，它们跑出窗外，没有折返
仿佛茶叶重新回到山水之中
爱人是白马呼啸

我不再为红色钢笔的修改感到失落，也不再与身边的人暗中较量，我反而在这种固执中找到了快乐。在给别人写信时，我悄悄将它们植入其中，并窃喜于对方没有发觉；在某篇文章里看见有人使用同样的生僻字，我就一阵悸动，深感英雄所见略同。

直到父亲与我说起这件事，我深藏的秘密才破了壳。他在我写的一篇作文里读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喝了一口茶，问道：这是什么字？

我得意地走过去为他讲解。他肯定地点点头，等我要走了，又抛来一句：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要拘束。

父亲没有教我对与错，他只是放下这套《辞海》，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就像后来他每次替我寻找丢失的钥匙，装好出发的行李，始终没有多少道理说给我听。

但正是父亲的鼓励让我醒了过来，我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我发觉生僻字在语言中突然显得晦涩无趣，而我所谓的固执不过是年少的故作高深和无处安放，事实上，换一个词更为准确。

后来，生僻字不再躲躲藏藏，我们像遇见那样分开，回归各自的生活。二〇一二年，我的父老乡亲移民到了新的城市。他们逃离了偏远，摆脱了贫瘠，放弃了守旧，换了一种活法。世事无常，我的语文老师意外地患了抑郁症，辞掉了工作。没有学生，他只能朗诵给自己听。

有一天，我看到同事发来的稿件里有这样一行字：一阵霜飔叫醒了北方。我想，秋风即可，何必霜飔？但又犹豫了。那时我在电视台工作，每天早上编辑四千多字的新闻稿，那行字的出现，让我感到久违的和蔼可亲。

不可否认，文言文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沉淀，许多生僻的字眼势必淡出舞台。这种演变正如人生之路，不断分出许多枝叶一样的岔口，令人迂回、停顿、不知所措，终于又沿着一条道路走来。而我是想念过去的：当一切固执的尝试在未来的鸟瞰中洞若观火，只有那些生僻字是孤独的注脚，解释着我在大雾中的流浪与穿行。

寂静的村庄

边丽萍

当落日收起最后一抹余晖，天地间朦胧成银灰色一片。觅食归来的暮鸦栖息在自己巢穴周围的秃枝上，时不时发出一声凄婉的鸣叫，让整个村子萧瑟在冬日的寂寥之中。

夜终于垂下它黑色的大幕，街道里的太阳能路灯适时打开，白炽的灯光炫得街道里是一片光明，可多数上锁的铁门和没有人走动的街道沉寂。

村口人家门前横亘的几根旧木梁上，静静地坐着一位老妇人。银白的头发梳得十分认真，在两边黑色的大发卡帮助下，没有一丝凌乱。微微下陷的眼眶里嵌着一双浑浊的眼眸。沟壑纵横的脸在冬日夜晚的清寒中写满岁月的沧桑和饱经的风霜。她微微侧着身，眼睛呆呆地看向回村公路的远处。她的脚下一只小黑狗半蹲着，时不时伸出舌头舔舔自己的毛发，灯光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当回村公路远处有汽车的灯光射来时，老人浑浊的眼眸顿时闪现点点光华，她的身体向前急急倾去，随着汽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她的身体也越倾越斜，越倾越斜。灯光一闪扫过她的身体疾驰而去。车并没有像她期许的那样戛然而止停在村口，更没有她期许的人下车，她收回前倾的身体，又等待下辆车的出现。过去了几辆车之后，公路上的车越来越少，她终于失望了，她在心里宽慰自己，孩子们都忙脱不开身，今天又不是星期天，孩子们不会回来的，儿子上次回家给的钱几乎没花，女儿寄回的新棉袄也没拆，该知足了。

她伸出手摸了摸狗，狗站起来伸了伸前爪，摇着尾巴在她腿上来回蹭，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呜声，仿佛在催她回家。她站起身子，准备回家，可一想到偌大的家空空荡荡，她复又重重地坐下。狗很通人性，见她坐下也静静地卧下。

四年前，老伴帮小儿子在苹果地锄草时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却没能醒过来，孩子们回家安葬了父亲，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大女儿当年招工，现在退休了和女婿在广州帮外孙女带孩子，大儿子当兵转业后在市公安局，媳妇是一名老师，每次打电话都说忙得团团转。二女儿大学毕业在城里一家医院工作，前几年还升了科室主任，女婿也是同医院工作的同事。小儿子调皮，不好好读书在家务农，不过在她和老伴帮衬下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早早给娶了媳妇，两个孙子也到了娶亲的年纪。这几年苹果价格下滑，儿子去年挖了果树，和媳妇去城里打工，家从此便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

二女儿曾多次要接她进城，她以给儿子看门及不习惯城市牢笼一样的生活拒绝了女儿，其实在她内心深处不愿离家的原因是为了老伴。老伴从小没有了父母，跟着叔父母长大。她清楚地记得在新婚之夜，老伴把她紧紧拥在臂弯里轻轻耳语，他说她是他的天，有了她才算真正地有了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视她如宝，为了她能过上好日子，他出过的力比别人多得多，她如果走了，家里的家具会落满灰尘，院子会长满荒草。她不愿她和老伴像廊燕一样垒起的家荒凉，她要为他守着。

一阵冷风吹来，她感觉到了寒冷，她看见狗把嘴向身子下蜷了蜷，她知道它也冷了，狗并不是她养的，狗的原先主人是村西头一老头，老头的妻子去世早，留下一双儿女，老头怕孩子们受罪没有续弦，一双儿女结婚后也都去外面打工，屋里只剩下老头一人，他上了年纪耳有点背，就养了这只狗给自己做伴。并希望家里有陌生人来时，狗能帮他搭个声。几个月前的一天，太阳升得老高，周围邻居还不见老头开门觉得奇怪，打电话也没人接，便派一人翻墙进屋查看，结果老头在半夜心脏病突发已死去多时。狗从此没了主人，每天流浪于街道和村外垃圾场。她见狗儿可怜，就常喂它剩饭，狗便赖上她和她形影不离。

狗已经陪了她几个月，就像她的孩子一样，她不想让狗跟她再冷，她站起来，叫了一声“狗儿，回！”……

锦鲤（版画） 惠星 作

瀛湖 第1353期

这个五月

旬阳 姜华

这个五月，在安康中医院呼吸科
与危重医学科，我与几位医生
和一群花一样的护士，与死亡进行了
一次实景推演

1971年冬月，巴山深处下着大雪
一个10岁孩子走在给娘送葬
的人群里，心中滴着血。成年
之后，我忌讳死亡这个冰冷的词语
因为它冷酷、傲慢，不可预期

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我看见
一群白色蝴蝶，在中走廊上急匆匆
飞来飞去，在每一个病房播下
春天的希望的种子、和笑脸

每天推开大门，面对一座万年
不死的青山，不知何时我有了
叹气的习惯。看见周围越来
越多的人，在不明真相中离去
我有些悲伤。却无能为力

我确实无能为力。就像53年前
母亲去世，一个10岁少年
无能为力。就像37年前父亲
去世时，36岁的我，同样无能为力
我有些疼痛，也有些怨恨

看到吊瓶里的药水一滴滴流尽
就像是一盏油灯慢慢地被
生活熬干，最后无声无息地熄灭
就像我现在残缺的样子

古镇护狮人

旬阳 郭华丽

当我踩着清真寺外，黑沟沟堤悬空的台阶的时候，一个戴着黑鸭舌帽的老者，也正在黑沟的那边拾级而上，拐棍承担着身体的不堪重负。站在一座贴着大红对联门前的谭家老三，对着老者，又转向我说：这就是你们今天要见的石叔。

初春的早上，我和我们市蜀河古镇文物保护和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两位干部，在热心古镇文化传承的谭宏军先生的带领下去拜访古镇“烧狮子”老玩家石老先生。

石克武，现年81岁，原邮政局退休职工。祖籍湖北麻城人，爷爷辈逃荒至蜀河，做小本生意起家。蜀河古镇春节民俗“烧狮子”活动的护狮人，从事这项活动30多年。

“狮子狮子眼儿鼓，一扑一跳真威武，火树银花太平灯，驱霉祈福吼一声。”歌谣中所唱的活动就是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河烧狮子。蜀河火狮子是蜀河民间社火的传统项目，又称“太平灯”“火狮子”，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记载明末嘉靖年间已经出现了这一传统习俗，每逢新春佳节，民间自发组织人力财力，兴高采烈地扎花灯、闹社火、烧狮子。从正月初六开始到十六结束，在蜀河大街小巷巡回表演玩耍，社火经过之处，爆竹声声，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气氛热烈。火花四溅的狮子，寄托了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祝福。

每年正月初十前后，当古镇人在忙完喜庆新年、迎来送往等年事的闲暇之余，年俗活动的重头戏“烧狮子”便即将拉开帷幕。整个舞狮活动大概分为扎狮子、绘狮子、玩狮子、绽狮子四个阶段，分别对应这一瑞兽在蜀河古镇土地上的诞生、活动、升天这一轮回。

“烧狮子是老先人一辈辈传下来的，1970年后，是我的父亲他们那一辈组织起来的，当时政府出资200块钱，组织当时的搬运队的人玩，后来就由我组织马荣耀、马荣光等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玩，这一玩就是三十多年。乡上给的200块钱连扎狮子都不够，扎狮子、绘狮子、玩狮子、绽狮子，正月十四修狮子哪一项都得用钱。那时糊狮子用的都是最好的牛皮纸，浆糊都是豆腐拌石灰，用牛胶在表面再刷一层，这样扎出来的狮子碰不坏。从正月初五六开始扎狮子，正月十六绽狮子送神上天。那时年轻啊，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请篾匠、请绘师、请玩狮子的人……自己掏钱，街上的老住户一块、两块的赞助，最多五百多块钱，玩狮子，其实玩的是精气神，求得是风调雨顺、天下平安啊……”没拜访老先生之前，谭宏军说老先生疾患疾病，又有脑梗，听说我们专程向他了解烧狮子，意在挖掘整理蜀河的非遗传承和本地特色文化，老先生很是高兴，虽然说着说着老先生就会问我：“你刚问的是啥？”瞬间的失忆不仅没有影响老先生的兴致，反倒是钩沉起沉默于岁月长河里峥嵘往昔。

“那时我们玩狮子，只要给每人一头红，你把红接了，就是答应玩狮子了。这一头红系在玩家的脖子上，是吉祥、是保佑，也是我们之间的约定和承诺。那时候我们一玩就是多半夜，不卯一户，家家户户都要去玩，收灯了都也饿得、累得不得动弹了，我就把大伙儿招呼到我家，笼上五六盆炭火，凑上几个菜，让大家喝点酒解解乏……两头狮子四个人玩，八个人护狮，开始玩之前脱光衣服，只穿个大裤衩在汉江里把全身浸湿，就这，走不到十几米身上就被烧得通红，一晚上玩下来身上都烧破了，我就买獾子油给大家涂抹。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成，盖不成铺盖啊，就用竹篾编个棚子，大冬天的，就把被子盖在棚子上，人趴着睡。”

当听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玩，还坚持一玩就是30多年，石老先生突然提高了声音：“喜欢啊！祖上传下来的，可以保佑我们蜀河五谷丰登、保佑行船拉纤的都平平安安。正月十五是正会，狮神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喝彩人所唱的祝福、赞美之词都能得到应允。祭拜龙王爷后从黑沟出灯我们就先要到杨泗庙拜杨泗爷，那时蜀河码头过往停泊靠岸的大货船挤的一湾都是，武汉到安康、汉中的航运线，上下行船，蜀河口是泊岸必停的码头。盐、布、煤油、烟酒一些日用百货从水上运来，专程又将桐油、生漆、木耳、药材一些山货特产又用骡马、木船，从陆上、水上运往武汉、西安，那时候光是蜀河就有秋子船、老鸹船、大摆江、毛板船等大木船40多只，小时候我爷常给我说那时候的汉江船来船往，摇橹声、号子声几十里都能听得到。不管是船工还是纤工，都苦啊，常年泡在水里，风浪里挣得一口衣食，蜀河口哪家没有个驾船的或者拉纤的，我们玩狮子也就是想求得他们的平安啊……”

在电脑前把老先生的语言敲打成文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重现了老先生那张刚毅又布满岁月风尘的脸颊，那双满含悲悯又沧桑的眼睛，那张青紫翕动的嘴巴……老先生今年已经81岁了，余生还有几年？作为古镇30多年的护狮人，烧狮子在他眼里、心里不仅是一场包含祈福与祝愿的民俗活动，更是他生命的图腾吧。

“玩狮子有很多讲究，宁冇一村不冇一户，家家户户都要玩。玩狮子的也有很多忌讳，在人家门上玩好后都要退着出来，这样就不会带走人家的运气。玩狮子的人不能说话，说话了就不吉利。‘喂娃’讲究的就更多了，谁家的娃身体不好，想要正月里通过‘喂娃’让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长大，就提前跟玩狮子的人说好，在狮子到家里之前主人家先要用香、表敬家里供奉的神仙，那个时候蜀河口家家屋里都有神龛。我们蜀河口祖祖辈辈玩的都是两头狮子，一头黑狮子，是公狮子；一头绿狮子，也就是母狮子，狮子到了门上后家里的男人把娃从绿狮子的嘴里喂进去，接娃的必须是儿女双全的人，从嘴里把娃接出来给娃披一头红，说些祝福娃平安长大之类的奉承话，再由喝彩人吆喝祝福的唱词，玩狮子的、看灯的都会齐声应彩……”虽然老先生兴致高涨，但考虑他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我们还是意犹未尽地暂停了拜访。

拜别时，我说想要给老先生拍一张照片，老先生站在门外，右手持竹杖，与门外大红的对联，堂屋悬挂的描金寿字、手举仙桃被众福孩环绕的寿星老中堂浑然一体。

灯影下的小城

汉滨 王宗烨

若没有散步的习惯，在安康城生活，两点一线，只围着工作和家庭转，小城的味道，便体察不全。

小城也不小，从东坐出租车到西，一路绿灯的情况下，至少要一节课时间。大城市有的楼、街、景，小城一应俱全，小城与外界的联系，“海陆空”三样均畅通。若论独特，那便是小城边上有汉江，汉江边上有老城墙，城墙里有老巷子，巷子里有岁月斑驳的老院子。

今夜，趁着雨停的间隙，放下了手中的活，到江边走走。街上略微凉意的风里，水汽很重。老巷小北街显得静谧。路灯下，湿漉漉的梧桐树影，在巷子里黑的水泥地上，婆娑出一小块一小块的明和暗，并半遮了地上残存的水滩。两旁连着的瓦房轮廓，跟着夜色早已模糊，唯有风，仍清楚地从瓦脊深处和沿街小店拂来。几株斜出来的月季和石榴成了景，月季高高地开满枝头，水淋淋的，粉粉嫩嫩，绿丛中鲜红的石榴花，像吐着火的焰。

到底是雨天，江边公园一片安静。相比之下，对岸楼里的灯火，显得温馨。那一栋栋高楼，沿着汉江鳞次栉比地铺开。各色的灯装饰着它们，连着的河面，就映出了楼影、光影。荡漾的影，同桥上、河堤上闪烁的霓虹相互交映。

眺望上游，博物馆高筑的墙体，耸翘的檐角，宛如一座遥不可及的宫殿。桥头的大楼和酒店外墙，光屏投放的广告，让河面和夜空变幻光与色。往下，中渡台旁的高中，窗内光似白昼，虽听不见琅琅书声，但那里肯定有一群正在学习的青年。下游西城美食街，背靠着群楼，也亮着冲天的光，像一条巨大的火龙伏在河边。

在这样安静的夜晚散步，除了可见的灯影河影，一些逝去的记忆也会想起，记得外婆曾说，民国的时候，汉江繁盛，险象迭生。关于船，我小时候从七里沟进城就是坐船。不大的铁船，一回容纳三十人左右，遇到雨天，船不发，得走泥路绕到黄沟头头从一桥进城，很不方便。母亲说她小时候从中渡台进城，也是坐船，下了船就跟着人流从大北街进城。至于父亲，他对河的记忆可能存有一丝胆战心惊。那是八三年的时候，汉江暴怒，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一夜之间安康城变为了汪洋泽国。后来，人们众志成城，重建好家园后，又在上游新筑了一座拦河大坝，至此，才彻底制服了水患。

一座小城，能与一条常年不竭的汉江为伴，是一城人民的幸事。水的记忆，城的记忆，会刻进人的心里。二十几岁，出广东的那几年，每当年底往回赶时，火车一过十堰，内心就激动，人便不自觉地起身站在窗边一路远眺。渐渐地听到了群山脚下奔腾的汉江，渐渐发现了山里的几星灯火，渐渐又瞅见山背后一片冲天的火光，渐渐村落多了起来。一个转弯后，久违的城和明如玻璃的汉江，一点一点送进视野。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家乡也是母亲。那晚的灯火，很有味道，有点像今夜，透着一股温暖。

我常想，这一辈子就住小城吧，记忆在这儿，根也在这儿，这种情感的来源，或许是心里的依恋所致，平时也总想着散步，去招呼它。在散步中，它也馈赠我一些有趣的发现，像今夜，我在水边的一丛芦苇里，就看见了一只卧着的猫，又在四桥下游，听见了几声很像儿时老家的犬吠。

高山之上

王腊梅

沿着江北大道一直往东，大约行驶15公里左右，就能看见一山门，宽两米，高三米，不大，也并不阔气，门框上雕画的彩色图案经年风化，光影婆娑间有几面彩旗款款垂落，风一吹过，流苏便跟着起舞。

汽车在盘山路上曲折前行，一条道直达山顶，也可以选择从南山云梯拾级而上，越往上爬，越觉得陡峭，石梯的尽头乱石嶙峋，高大巍峨，与第二道山门连在一起，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郁郁葱葱的树枝丫在半空相互交叠，像一个巨大的绿色网罩盖在这片空地之上。山顶上的雾更浓了，人与人之间，三步以外就只能闻声不能见其人，移步前行间，宛如置身仙境一般。几棵古树挺拔苍翠，低处的各色小花相互交融，曲径通幽，极为清净。头顶上祥云飘飘，鸟儿的叫声空灵变化。寻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放眼四顾，足以看清安康城区的全貌，不由得感慨，江城如画，悉在眼帘，汉江似一条巨龙盘卧，守护着安康。

都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可龙王山因地质特殊，山脊大面积是石灰岩分布，不易涵水养水。每遇大旱年份，就只能“听水响，看水流，一日三餐为水愁”了。村里老人十分愁苦，眼睁睁看着云在山顶上漂，就是咋也变不成雨。

“引汉江水上山，在山上建设水厂，才能彻底解决村民们的用水难题。”水利部门勘察论证后得出这一结论，方案一出来，一切都好办了。汉滨水利人在施工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将抽水管道跨越山脊、沟壑、陡坡，选用最先进、最过硬的供水设备，同吃同住同劳动，齐心协力，风雪载途，甘洌的汉江水终于被送上了龙王山。

龙王山周围有庙河村、汪垭村，包湾村、大垭村，几个村人口密度较大，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安全饮水隐患问题。包湾联村供水工程的建成投用，满足了三千多名群众自来水入户的问题，为村民顺畅的发展畜牧、养殖及旅游业提供了必要条件，现在大伙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龙王山上呈现出产业兴、商贸活、群众富的繁盛景象。

观云台上我架着一部手机，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拍下了这里美丽的云海，这么美的山上，或许真的住有神仙。